

集部

勉齋集卷十

宋 黄榦 撰

書

與李侍郎夢聞書

榦服職淮壖幸未退斥仰藉台庇知感知過自去秋之末眡所職汨没應酬冬間感冒幾與世隔又其間有小齟齬不敢拜興寢之間非敢怠也每得孫行之正字書具言侍郎所以顧念之意甚至尤切感激榦資稟頑鈍

拙於處世致勤台念尤劇皇恐駑鈍之資於世事都不通曉一行試吏恪守父兄廉勤之訓諸賢過聽以為有才使佐邉州受命以來不勝悚懼冐昧此來目之所見與平昔之所聞於師友者大異白面書生固不曉邉事然載在方册其本末源流昭然可考聖賢事業固難悉言而上合天意下順人心盡體國之忠絶自私之念則大經大本未有舍此而能自立者諸葛孔明所謂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只此數句便可得

三軍之死命卻司馬仲達而奪之氣也至於管仲之於
齊范蠡之於越雖霸國之事而其規模經畫亦有次第
皆守邊者之所當講明弱而能使之强貧而能使之富
蕞爾之地而能使敵人恫疑而不敢窺伺雖使羊陸復
生計無出於此者今所謂守邊者亦何必待從臺諫之
論薦宰執之所親擇哉雖州縣一吏亦可為也不過簿
書期會之間而已彼知管范羊陸為何事哉榦之向者
所以惓惓於一來亦自知其迂闊之見決不能與世合也

初亦甚以為駭今則頑然聽其自爾也然今日之事侍郎亦嘗畧思之乎敵運之衰人所共知盜賊四起人亦所共聞今每舉一細事必曰毋致張皇餘千里之長淮皆蕩然如無人之境而委寄於庸夫緩急安可恃耶紹興之初諸賢建復讐之議流離死徙有所不顧今守邊之事亦無有明白剴切而言之此天下有識之士皆不能無望於侍郎也安得一侍函丈開口一吐胸中之憤悶耶開禧丙寅之事兩淮荊襄之生靈肝腦塗地十室

九空有人心者亦當為之動念也侍郎家世忠孝而江西平賊之功又已試之效此擔恐不容辭避而亦天下之所屬望故敢冐昧及之縡大病之餘氣血衰甚歲前一至歷陽鞫獄旦夕徧淮垠廵視守把即至金陵總所禀議亦須參謁制帥入幕之事非所敢望也安豐

縡自知踈拙不敢萌一毫寸進之念金陵贊員方挈賤累為久安之計忽蒙除郡之命自念踈逺何以得此吹噓之賜端有自來感激亡已聖賢相逢公論昭著尺寸

之長尚有可採輒破去前例不次而用之朝廷何負於士大夫敢不勉竭駑鈍以圖報塞漢陽為郡雖小國寡民然實吳蜀往來之衝武昌脣齒之國無漢陽則武昌亦不能以自立矣丙寅丁卯之事榦適在武昌親見其事武昌官民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為安否向使北兵數騎抵大別則武昌不攻而潰矣其不至漢陽者幸也然其為郡最小事權最輕郡無城郭郭內之民僅千家有兵二百人人月給米五斗多者一石朝來暮去若客

旅之視傳舍郛外沿江之民幾二千家皆浮居草屋視水之進退以為去住夏則遷於城之南冬則移於城之北若鴻雁之去來每嵗二税所入不及中州大邑之一都官吏請俸僅及中州三之一騶從不備往往徒行以是仕者憚來闕員殆半如此何以為國由是武昌視之若屬邑然而此邦官吏又不克自振其為衰陋未見其比也餘視賤事已兼旬首集郡兵而第其强弱倍支廪粟以活其家校其武藝之工拙數支賞給而士卒始有

固志自是嘗有應募而來者矣同官亦量其所得之多寡而優恤之與同甘苦百姓不問其已經縣未經縣已結絕未結絕應有詞訴一聽其來而曲直始有所伸民心安官與兵各得其所方漸有州郡氣象但土地褊小雖滕文公之賢亦不能以為善國也妄意亦欲有一二興創勢須洞究本末然後敢請於朝亦惟藉侍郎秉言之重庶或不至於掣肘也但資質庸下精力衰邁恐不能仰副朝廷責望之意耳尚幸有以警策之漢陽

幹久不拜隸人之敬夆夆尊仰實切此心遞中兩承台
翰之辱不勝感悚修城事誠知朝廷事力决未能及此
但事屬利害不敢自黙其行與否豈敢必耶鄭書先君
之交遊其令孫從官於此豈敢忘之但同官亦多賢人
又只得視人物之高下以為先後薦舉之弊至此極矣
亦不敢全不顧公議下半年尚餘一章更容相度也幹
輒有誠切之懇冒瀆台聽紹興間一時先君輩行仕於
朝有聲當世凡數家如任如鄭皆是也惟先君不事生

產至今諸孫凡十三房皆無以自活幹之所以黽勉從宦者亦為門戶之衰替耳非敢望榮免死足矣豈不顧浮湛仕途為門戶計加以名賢遞相推挽朝廷過聽超躐亦豈不願犇走以赴事功實以年齡頹暮精力衰弱不足以效驅策一去里閈凡十五年先君尚𦵏淺土墳墓皆無人料理兄弟五人今所存者第三家兄年已七十其窮到骨挈之來此則不堪扶曳捨之則又於心不安幹少不自量好從當世名勝遊既冠而執經於晦菴

先生荷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為之築室廬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囑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墜汝其保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幹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之如負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强從仕固足以恤孤窮活孥累然一行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所以前日上祠禄之請益為此耳幸而得之則庶可

以了門戸之私計添先師之雅志齡亦得以婆娑丘園諷詠遺書以祈寡過誠意未孚不蒙俞允益此意不能盡白得相識書皆疑其為請築城不獲而求去又謂與諸司恐有嫌而求去朋友之言且如此亦無惑朝廷不從所乞也築城之事朝廷已令買木料矣非不從也便使不從亦是公家之事又何至怨望而求去耶諸司皆賢吳漕乃故舊綦總尤相愛為州郡者不過自盡其職耳本無所嫌也孟子云不知者以為為肉孔子之出處

人尚疑之在餘則又何怪既被不允之命亦只得且安之況災旱如此又豈敢便為求去之計偶讀邸報興國趙守持本路倉節此則不容不力為求去之計益法令之所不許物議之所不容是以又不能自已也趙娶晦菴之女孫於餘以姻黨之親餘之長學生又與為友婿監司按察州郡在餘緊是受察之人以親察親職事間委有妨嫌今再以公劄懇廟堂尚幸侍郎力為一言使決得罷去不勝千萬之幸方今人物如林如餘等輩不

足比數苟得祠祿已為過分不足以勞朝廷之區處也再有情懇漢陽郡計有餘郡官之俸差勝作縣到此數月用度漸廣益親戚朋友未免有所責望今所餘無幾矣朝廷若畀以祠祿歸家便有飯喫乃為大幸若朝廷遂其雅意便就侍郎求建寧太守一書命下之日便得幇請尤感周旋之賜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𠉀離里中之日拜領台翰之辱抵郡視事之三日又蒙

專人寵頒誨墨謙尊下逮捧讀感悚幹衰病不才奉祠
還里便已為終焉之計典郡之命初亦未敢祗受尋聞
制閫之命屬之一代偉人幹復得託在按臨之下是以
不敢復辭初亦欲取道金陵求聽約束而後行又恐在
道日久且或議其有所干請遂不果如所願得中都親
故書亦知台慈軫念欲置之幕府幹識見淺陋亦何足
以當此然既在部封屬吏之末則凡有所見所聞自當
詳悉吐露亦與入幕無異顧嘗平居以思則今日之事

誠不得不慮所以處之者亦誠有所甚難蒙古有崛興炎炎之勢金人有遁逃衝決之虞羣盜有分裂割據之憂邊民有乘時幸亂之意一動則百變交起其將何以應之雖朝廷安靜國祚靈長誠有可恃然中原雲擾豈能終無變哉特緩急異耳國家素以仁厚立國所以治安三四百年然其弊亦以是而失之太弱東南風氣亦不若西北之勁秦氏倡為和議而忠義之心益以消沮今欲鼓而作之豈易事哉朝廷起尚書於士論所共服

之中自可以談笑而折衝於千里之外其所施行必有出於世俗謀慮之表如鯫輩安能效涓涘之益哉然尚書之所以顧念者不啻如子弟骨肉則區區鄙見亦不敢自默大抵當大任者亦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為若謀之於外而制之於内人之所見不周而事十全之利以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以議之則決無可為之理齊威之於東吾勾踐之於范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則亦可

鑒矣今國勢之弱甚矣兵不素練財不素蓄人才不素養舉世之人皆欲行其私以肥其身此何等氣象而欲禦此大變耶當此任者非大有以更張之乃欲一切聽命於人以參苓甘朮即愈沈痾九死之疾未見其可也儒生之論迂闊而不可行俗吏之論鄙近而不足行惟尚書超然遠覽起至强於至弱之中致至富於至貧之地使前所謂四可憂者皆望風畏慴而萬一有乘吾之虛而吾必有以制之庶乎其可也今之為制帥者或以

好殺而失人心或以偷安而不厭物議天下之望尚書者不但兩淮之兩路而已況廟堂之於尚書亦可謂相知之深者惟在我籌度利害使其足以壯國勢而消外侮毋陷於儒生俗吏之言亦當無不聽從者矣冒昧僣率皇恐死罪

榦被命此來視事已五日途中以奔走而不遑拜書到此又以冗擾而不敢拜書又以到任例修啟劄之常禮至今方能辦方敢敬陳悃愊龍舒素稱佳郡今乃大不

然闕正官日久倅甚賢同官以其攝事之故玩弛特甚兩獄繫囚無一得其平者悉粗案索與之疏理夜以繼日曾無少暇財賦失催縣道並不起解兩職官癃老者不勝任少壯者不可任兩獄官或病心疾或已中風胡倅最賢又榦之故舊今又得郡而去乃以衰老之身當此紛擾此亦不敢自憚最是龍舒處地四平謂之舒者以桐柏之山經信陽光州至此而始平夷也然全無城郭之足恃楊通老僅能葺理子城亦未嘗包砌市井皆

在子城之外亦復何益閈䦨閭張軍大者以數十人徑造郡城如入無人之境無城故也累政將官錢妄用而不思築城亦可謂無遠慮者舒雖近江而蘄黃又在舒之南蘄黃尚有城而舒獨無城可乎繇巳託同官相度且夕開具申禀繇昨乞築漢陽城而朝廷不從葢以非要地故也然人之一身必有衣服一家必有墻壁既曰州郡豈可無城若無城則米粮不可積積之是資盜粮也器械不可修修之是借寇兵也如此亦何以為郡耶

況張軍大之事曉然可見豪傑之見覘者未必不垂涎也此則賴尚書力賜主張一郡千里之幸也鄃出拜書遲緩不勝皇恐又以初交事詞訴紛紛然不容坐視申稟草率惟尚書視之如子弟之寫家書則庶幾免矣

按老此來所恃者有制使尚書知愛之厚耳安慶素稱佳郡及到此乃大不然揚國博則盡括諸邑之所入而邑至於不可為張舍人則盡括民間之所積而民至於不可活乃以羨餘獻之朝廷以自見其功是皆為父而

摧其子也子既貧則父亦不可繼矣揚則專事姑息而錢費於不必用張則專務興造而錢費於不當用今則郡計索然矣軍糧常欠數月則其他可知其最利害者則郡無城壁往者張軍大以數十人之衆如入無人之境尚不之鑒揚僅能治子城之壕民居皆子城之外張則朝廷行下令其築城乃為浮言以沮之書生不知事體無遠慮乃若此幹靜思一郡之大所以保生靈而為江南之屏蔽莫急於此與同官計度與居民商議皆以

為然亦欲半年之間可就其所申述具見公劉望尚書力賜主盟力申朝廷便從其請千萬幸甚今最急者欲得一㨿寨官并曾經築城軍兵二三十人前來使喚今有一劉且以修北峽關隘本府城門為辭欲望劉付池州軍下火急差撥應副使喚所請於朝者甚微特三十萬緡其餘者皆郡元樁之錢耳惟尚書力為之言一郡幸甚殘寇衝突此天速其亡耳然彼之亡與不亡皆吾所當慮也前書所陳屯田義甲兩事斷然可行不當不

强何以為國今之擾擾只得委之廬帥或委大軍數千人以禦之不可輕進敵人多詐一墮其計則士氣沮喪兩淮安危在此一舉吾之所以長久規模則又不可以此廢而不講今雨水如此彼豈能為吾患秋冬間必須大擾則義甲一事不可不早圖之也築城一事朝廷見從則榦尚可留然其專輒若此朝廷必不見貰若貰其罪而不從其請則榦决不可留只得引疾東歸便當以黄冠野服從制使尚書於金陵與諸公上下其議論或

能有一得之愚可裨末議

再與侍制李夢聞書

榦輒有私禱前書已略言之矣龍舒為郡財最匱乏楊通老為之最得善為郡之名然壞此郡者通老也此郡財賦全藉租税既不通江則舟車不往來何縁得從容通老適當軍興之後人家交易頗多以是投印契日収千餘緡乃不為長久之慮恃其多資欲以自見而獻其羡餘於朝廷張敏則繼之又恥其不如前人悉按簿籍

盡追索人戶契照然後别造簿収割以此人戶亦無一紙白契不來投印以此財賦之羨與通老等亦獻二十萬以自見由是百姓遭竭澤之擾而不聊生矣二公者財賦雖羨而不為長久之計一郡之大漫無城池之可恃而可以為郡乎陳郎中繼張敏則之後當旱歉之歲所積之錢皆耗於招納流移大抵迂闊類於吳勝之所入既不及二公而二公所積悉已耗矣幹適承其後視事之日便為築城之謀而郡帑乃如此前書所陳想尚

書亦深然之餘已一面興工燒磚鑿石收買竹木只俟
朝廷給降錢物便可興工修築秋晚可成則今冬無慮
望尚書痛賜矜念若朝廷堅不從則望尚書軫念帷蓋
之舊為餘作轉身計得早歸田里不至在此誤生靈也
欲言千萬安得一至尚書之側開口一吐胸中之憤悶
耶更有少禀淮民困於起夫甚可念此皆平日無措置
倉卒只是擾害百姓便有措置亦多不中節卒不免為
百姓之害近漕司令起一萬八千夫運廬州米此最為

害已具狀詳懇望賜施行幸甚

邊事不寧想尚書措置籌度良勞前屢聞捷報亦深以為喜適聞二十七日三統制之敗極為寒心大軍自是不足用但可張聲勢耳今乃深入以取敗衂是何輕率如此聞有制幹者實主其事想是後生不曉事欲以是取功名耳尚書今作如何主張以幹之愚莫若養威持重牛酒日至以作士氣分據險要以防衝突以吾之逸待彼之勞彼雖得一勝然所損亦多切不可又復輕舉

也暑氣漸熱彼未敢深入但秋高馬肥誠為可慮此兩三月之間早作措置增兵聚糧廣納計策取用老成相與圖事不可輕信後生之言以敗吾事至望至望餘目今汲汲為城壁之計然費用不貲未必可就便使城成亦無人可守攻既不可守又不能為之奈何亦只得盡心力而為之耳漕司運糧一事督䟽可畏幸得使司行下免差百姓歡舞但計臺必謂乾實有此請恐自此相沿愈甚亦無可奈何便使罷去亦是為百姓也嘗謂淮

西一路監司太少合更置一提刑舊龍舒乃提刑置司之所今以一司兼倉憲抗治四司之事又安得心力可以幹當而使之中節耶方今邊事不寧莫若於兩路各添一憲擇老成有膽氣才略者為之使之措置守禦亦尚書之一助也益彼可以往來諸郡相度事宜為吾之羽翼也今計司事冗州郡刑獄屢申不報良以為苦此一策尚書不可不力言之如曹簡夫之類皆可使居是任也幕府更須求人日夜計度專人布此率略皇懼

浮光之警今已兩月矣但閫豈帥之除稍足為宗社慶其他皆未見有所施行足為秋高之備者又不能不以為懼今日之事且先見得大體如何來或和或戰尚有可得商量今日決然是戰無可疑者前日敵人據有三分之二吾又括江南之財賦以充常幣故屈已求和彼必見聽今彼既為蒙古所驅失其巢穴豈肯甘心處河南數州之地哉其垂涎兩淮以廣其境土者非一日也今吾又絕其歲幣則彼之決於一戰既無可疑吾亦不

得不與之為敵和既不可則其勢必不可以不戰此大體之最易見者也大體既定則凡所謀畫無非為一戰之計幕府盈庭之論謀士借箸之言可以戰者從之不可以戰者卻之依違不決尚守屈已之論者斬之朝廷百姓同是此心同是此見然後先自朝廷進君子退小人延納忠讜之言斥逐邪佞之語凡前日苞苴奔競之風阿私朋比之習嚴行戒飭使朝廷清明天人悅豫然後有可以進取中原之實於是下哀痛之詔具言二聖

八陵之痛與夫屈已求和之辱開禧丙寅兩淮荆襄生靈塗炭之苦以激發忠臣義士之氣則朝廷之氣振矣其次則制司亦以至公盡誠感動人心非兵不講非戰不談各求實事毋事空談大軍之不足用久矣悉驅之淮上擇良將以御之擇其怯懦者戮之勇敢者常足亦未見其不可用也武定軍人皆以為可用然以今日招武定軍觀之則亦未必得其用也益武定軍者本沿淮有産税之家向也為敵人所逐遂結為屯寨以護家口

或一二千人或數百人已而無以為食遂互相吞併殺戮據奪不可禁遏朝廷急招之以為忠義軍於是相率而應募彼非樂為軍也特欲藉官中之錢米以自活耳已而改為沿淮又已而改為武定講解之後人人皆有放散之心益其元有産税謂之户家故不樂為軍而樂為農也今乃欲招之為軍則不過得其大不得已者耳其稍從容者決不敢就也不若便行下諸處使之自行招集結為部伍擇其頭首人命之以官使部轄之但使

之守護鄉井一旦有急則調發應援一聽官司之命庶幾稍從容者皆樂為吾用矣如彼中所謂千戶者想亦如此也大軍好與武定等人爭只是武定人權太輕若武定人如軒如夏之類使之自為一軍則大軍不敢陵之矣武定固可用然亦不可執一也嘗觀後唐末年事力亦已竭矣世宗取兩淮所遣策應軍以數萬計者不知其幾也今以吳蜀之地而兵勢寡弱乃如此可不早為之圖乎自大軍武定之外更合招募敢死之士於江

南諸郡得數百人自為一軍悉起諸郡配隸之人得數千人亦自為一軍各擇人以將之悉屯之兩淮要害之地則吾軍稍張矣財賦亦不難辦當此危急之際天下之財皆吾財有道以取之則人孰不樂輸哉古之立大事建大功者曷嘗拘攣顧忌而有為哉但此等事須是愛日而早圖之不可悠悠秋高馬肥束手無策大事去矣又有一說軍政不講久矣不可不早圖亦不足深恃中原遺黎引領以望王師之至有年於兹矣自敵人南

遷則酷用河南之民為尤甚蘇在安豐見有士人徐師黠欲結集淮民以取壽州乃是壽州城中一富室先為此謀以告吾境淮邊百姓高德已有定日矣偶爾敗獲事不果就後來探知不特壽州為然汝潁諸郡皆已願從矣想今日淮北之民欲吾歸者又當甚於前日也今但呼淮邊一二豪傑諭以此意使淮北之民先自壽州始能以壽州降者即以壽州之守命之然後以武定大軍為之擁護吾得一州則彼失一州之勢以漸蠶食之

不用寸兵尺鐵而中原可復彼將救死之不暇而暇謀人乎此策之最急者也聞京西已得其桐栢毗陵兩縣矣願早圖之制司欲招武定人更有一策向來武定頭目人今皆補官多在江南州郡此間亦有兩人便可按籍悉呼至制府與之商議仍令見任處州郡觧每月請給以與之更以禮貌待之添與請受此數人輩皆可擢之以當主將之任者也如軒如夏皆其徒也王辛亦是一人之數此尤不可不便施行也亦有因一二小事竄

在他處者霍丘縣有一典押閞禧間結集人以禦敵後立功補官為李制帥竄逐不知今在何處拔擢而用之當得其死力也又有李明兄弟見在合肥皆真可用之人也此乃招武定最急之策不可不便施行也聞幕中議論亦不一更宜招世所謂賢者聚之於書院與之議論可也幹此間已興工築城只用民兵廂禁軍弓手寨兵力不足則未免資之僧道寺觀人夫不足則未免以産錢高下勸率人戶度至秋冬之間可辦不敢更望朝

廷之錢也城磚諸邑運用但皆經由大江非大舟不可載欲絶江池兩軍各借馬船兩隻并兵梢往來搬載輒具公狀欲乞施行千萬幸甚

勉齋集卷十

勉齋集卷十一

宋 黄榦 撰

書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榦比奉使帖且準省劄具知制使學士尚書不棄帷幄之舊意欲羅而致之幕府嘗謂制府辟屬雖未必有晝諾之益而所辟得失實係一世之觀瞻人心服則凡所施為自無有不應之效況今邊陲多事全在措置兵弱

而欲其强食少而欲其足人情之向背地形之險易敵勢之强弱非得有識慮之人旁搜博采驅馳計畫則環二千餘里之地豈能坐於堂上而洞見其曲折哉如張魏公之所辟客今已不敢多望近代如薛宣撫者尚能得林叔虎曹簡夫為之屬二公者亦皆今代之竒士所病者薛公知人而不善任使是以卒不免於狼狽今制使尚書乃欲以衰繆不才舉世所擯棄之人如斡者而充是選恐不足以厭伏人心而反為累也所幸朝廷且

為遷延之計益亦知其不足以當世選也然感激知己之恩則銘鏤肌骨不敢忘也此亦不敢抵受已抗章力辭亦微寓丐歸之意今土城已畢城之五門亦已包砌屹然為淮右之最一郡之人可以安枕而卧城磚已擇僧之善幹者二十人委之分頭燒辦仍許以寺有關住持者必給補之亦無不樂從只俟春初凍解且燒且砌亦三五月可畢俟來春再上丐祠之請果從所乞當白衣從幕府賓客之後可效涓埃之報也邊事雖少息然

得沿邊報皆謂春夏之間蒙古既去則彼必專意於我彼既能抗强盛之蒙古豈不能奮其餘力以侵吾之疆埸耶是亦不容不早為之慮也

榦迂踈猖狹生長桑梓於尚書未嘗有一日之雅從宦江西伏謁之初便蒙顧遇異於儔匹自是以來薦拔霞護蓋生平知已未有若是之特達深厚者也榦無所能似少從四方之師友游涉歷世故今年幾七十矣竊亦以為今代人物可以為國柱石扶持宗社非尚書其誰

與歸今者當閫外之寄以法從之尊下與韋布之士相與爲僚友如幹不肖亦預采取之列而眞翰寵貽謙抑慰藉皆非敢望於今之世者天下之士孰不聞風慕義爭出死力以致驅馳於鞭箠之下哉惟是幹之才識卑下齒髮衰頹既不足以備使令而南北大勢又復有深可慮者言戰固未可輕言和尤爲大謬紹興言和但不能取中原耳今日言和且併江南而棄之也戰既不可和又不可以彼之憤激當吾之偷惰是豈非深可慮

乎此非上下一意警策奮厲皆以國事為念蒐兵聚糧使長淮屹然有可恃之勢未見其可也縱曰未能亦且以兩淮付之尚書使得伸縮自由而無所牽制事猶有可為者今又動掣其肘則雖使伊周管樂復生今之世亦無所用其力㡬也素於廟堂未嘗曳其裾而諸公貴人又多有惡其不附已者頭方命薄動招讒謗以義處之理當不仕俛首州縣直為貧耳今使之居元僚之任以參閫外之謀是昭昭然為的於天下人莫不彎弓而

思射之正恐不能為尚書之益而反以為累也更望尚書熟慮而改圖之不勝幸甚本府城壁既就五門亦已包砌上施敵樓下設重門屹然可觀兩淮之人過者驚嘆皆尚書之賜也但包砌城身其功倍於土城勢須來秋方得了畢葢冬寒春雨皆非造磚砌城之時也

斡不自揆度妄談當世之務以瀆台聽者屢矣區區不能殫布之懷鬱結於中不容但已輒敢冒昧極言之今日之事其瑣細者不足言而人皆能言之其關於大體

者有四其一曰大本不可以不立其二曰大義不可以不明其三曰己私不可以不克其四曰人才不可以不收此四說者雖使伊周復生為今日計無以易此管樂以下亦未有不假此而能自立者然其不敢以望伊周者亦以於此有所未盡耳何謂大本不可以不立古之聖人垂拱於廟堂之上能使海外重九譯而來曰吾聞中國有至仁者大本立也諸葛孔明之出師也雖曰甲兵已足而必拳拳於進君子退小人宮中府中俱為一

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之數語亦可謂知本者矣今使將相得人其於大本可謂無恨矣丞相誅韓之後所以必消禍變者其於大本不謂無助惟其懲意外之變遂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遂斷然屏逐而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亦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然至於軍政不修欺罔百出邊備廢弛皆此曹實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

則大事去矣丞相所以寵任此輩者特以為自固之計大事既去則雖欲自固可乎人之情言之於安平無事之日則輕於鴻毛諫之於禍變將至之日則重於千金今日之急莫大於此須得一二有識見有智謀能議論識深淺之人數數遣赴廟堂稟議使之委曲曉譬以開其惑此亦數以手書容布忠悃苟一言悟意則大本立而天下定矣何謂大義不可以不明建炎紹興之間天下忠臣義士莫不慷慨憤激捐軀赴死而君臣之大義

下至走卒亦能知之自秦氏倡為和議而此意日銷月亡以至於今皆不知有所謂君父之讐也不惟百姓忘之而士大夫亦忘之矣今觀詔㫖之下與諸處宣諭之文不過但言我不曾與汝為敵汝卻無故來侵我又不過言汝從我則安不從我則危皆不出於彼此利害之言亦何足以感天下豪傑忠義之心哉臣子之於君父當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此天之經地之義人之大倫不可易之理也祖

宗德澤涵濡生養二三百年凡吾所以衣食生養於天地間者毫髮皆君父之賜也至於禍變外起俘我二帝殘我陵寢蕩搖我中原又使我竭江南之金幣以事之天地以來所謂君父之辱孰甚於此今既為外敵所逐乃欲窺伺我淮甸又欲驅擄我百姓以廣其人民侵擾我兩淮以廣其土地至於言辭指斥無所顧忌此豈臣子所忍聞哉誠能日夜以此宣於上告於下使此意洞達則雖三尺童子亦莫不爭欲操戈以報不共戴天之

警矣大本不立則在內者無以服人之心大義不明則在我者亦無以感人之心幽陰迫窄雖吾國之人亦且不服又何以使外敵之我畏哉何謂已私之不可以不克天下之事非可以聲言笑貌爲也惟其意之誠而後無感不通矣今尚書之身非尚書之身宗社之身天下生靈之身也夫既非吾之身則凡吾身內之事皆不可一毫芥蔕乎其心官則法從矣宮室則可居矣田園則可食矣子弟則皆仕矣吾復何憂哉所憂者宗社生靈

耳榮辱得失皆不可以動吾之心苟有一毫涉乎巳之私則必通克而去之至於寢食居處常有與士卒同甘苦之意進退黜陟必求合乎理而毋徇乎吾之私情誠能如此則吾之氣巳伸於萬物之上至大至剛而不可屈撓其明白洞達不惟吾之官屬服之而朝廷之上亦服之不惟江淮之軍民服之而敵國之人亦服之矣何謂人才之不可以不收古人所謂觀近臣以其所主韓公亦以為觀其賓客可以信其主人天下之人觀尚書

亦欲於其賓客觀之今皆未見其卓然可稱於世者不過循循謹嘿而已至於一二經從於此亦自謂兩路而僅得一人自謂以下僚而亦與賓幙者又皆諂諛而無情實狡獪而用小數耳此何足以服人哉古之用人固非一端雞鳴狗盜莫不賓禮然則一二巨人致之左右則此輩亦皆足以備使令今大率不甚相遠則豈不見輕於世哉縱曰辟客皆出於朝廷則擇世之卓然為人之所推者畀辭厚禮招置東閣雖千百人皆不厭也人

才多則議論多議論多則為益多矣諸葛孔明出師後表歷言其生平所得人物而今皆不在深嘆日月之逾邁而事功之不立可謂知所先務矣近日吳畏齋猶能以此得天下之譽孰謂尚書而不能哉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耶已私克於內人才收於外何事之不集何功之不立哉所謂兵不强國不富非所慮也茍為不然雖吾國亦不可保况敢望以取中原哉中原雖可取亦何以使外患之不作哉人之所望於尚書者其下者則

求薦進其上者亦不過望尚書隨世以就功名皆不知本末源流不知義理古今者榦之所望於尚書則欲其為伊周與諸葛孔明欲復文武之境土使吾宋之國祚永永無極也望尚書無以為老生之迂論則幸甚此四言者藏之胸中已乆不敢輕發也榦一介妄庸世所擯棄獨荷尚書之知遇眷愛至深至厚故亦忘其愚不肖常欲納忠於左右庶幾尚書之德業光明碩大度越一世乃所以為知已之報也故自去歲以來所以獻其區

區之愚忠者屢矣今者維揚之行事無鉅細無不極言尚書亦聽納不疑顧其至大至切者則未有所施行焉此虜所以日夜惕然不能安也敵人侵邊亦既一年彼其君臣上下日夜相與經營必欲得吾兩淮而後已雖以歲幣為名而實不在乎歲幣也去歲五月休兵之後使吾早夜經營以固吾圉亦何至今春三月之中三邊衝突連亘數百里自去自來如入無人之境俘掠生齒屠戮官軍焚燒室廬如此之酷哉事之已往固不必追

咎然亦豈可不深監耶今浮光兵退已兩月安豐兵退已一月盱眙兵退亦將兩旬矣不知吾所以措置者何事施行者何策但見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日復一日恬不知懼但恐其禍又不止於今春矣向者輕信庸人之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刃不戰而淪於泗水黄團老幼俘擄殺戮五六萬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聞之者莫不惻然痛心比尚書廵歴見之最切者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尚書亦豈不

聞之乎竊意千乗言旋必欲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之失者疾入諫曰與僚屬與四方之賢士討論條畫審思而力行之必將卧不能安枕食不能下咽也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用妓樂宴僚屬而已邦人聞之諸軍聞之豈不痛憤請之人與吾所請之人雖相對而飲退而未有不竊笑者也惻隱是非人誰無之顧患不能充此心

耳苟充此心則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廷之流血視絲管之咽啾豈不思老稚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調饑以尚書之聰明豈不念此亦如謝安之雅量鎮浮方秦人大舉入冦乃圍碁賭别墅即苻堅以八十萬之師入冦謝玄以數千禦之大敗其師如此則敵國雖強若無足慮者可以從容閒暇以應之矣然嘗觀苻堅至壽春登城以望晉師見其行陣整肅心為之驚愕晉師雖寡而

主能用之非僥倖而取勝者也今日果能使行陣整肅耶苟惟不能欲處以閒暇亦何異小兒輩排棗栗以為牲牢列瓦礫以為俎豆匍匐俯仰而曰周公之禮樂盡在是耶榦非以為不合行樂也但以為徒行樂而不思邊防耳苟思邊防亦何暇行樂耶祖宗二三百年之天下兩淮數百萬之生靈尚書以法從之尊當四路之寄敵國深侵内守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耶而乃如是之迂

緩暇樂耶今浮光之報已至矣北兵欲以十六縣之衆以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决矣五關失守則蘄黄决不保蘄黄不保則江南甚危矣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火然矣猶謂之安此榦之所以深憂永嘆不得已而發於言也屬意浮光將以窺五關也窺五關所以瞰長江也今

淮東委之應守以山東忠義守之矣濠與安豐未有警報設使有警濠去此為近亦可以調兵策應安豐亦有六安義甲足以擇之決不至使之深至江南惟浮光最急今且專意為浮光謀調武定五六千人分屯固始光山以捍其深入調蘄黄民兵以守五關仍關湖北借總効以同捍禦則庶乎可以無憂此則望尚書速圖之也或云朝廷靳惜財賦難以調兵殊不知茍失長江則雖有財賦將焉用之況蘄黄自有樁積米且得從權支借

異日事定漸為之圖不可顧慮一失事機則悔無及矣
或又云尚書決為還朝之計以故慮不及此尤非所以
望尚書也平居暇日猶當一日必葺況事之危急如此
豈得以吾將行而遽忘之乎朝廷若從尚書之請亦須
擇人以為代此非兩三月不可又孰有出於尚書之右
者乎況兩三月之內豈能無變乎此尤不可頃刻不關
念也榦衰老無用毫無功名富貴之念家故窮空隨例
作郡耳聞尚書之使來感激思奮以圖報稱歷陽既以

邊鄙不願就安慶又以有赴新任不可再往制參之命亦是遙領不敢供職塊處驛舍以俟予往是知維揚之役本出尚書之意榦特徼賛之而同事之人以為與己異諱然而排之初以為召禍者其言既無驗矣又變而為虛貴不論事體惟斷以私見大官唱聲萬口和附榦之寒遠豈敢逢彼之怒耶自今以往茍有小失莫不嫁其罪曰此黃制參之謀也噫可畏哉只得稱病杜門不敢造屏著然區區忠於尚書之意不能自遏故敢僭布

之猶有望於尚書深亮之也仍勿以示人千萬幸甚

榦衰病之迹已兩上祠請未報筋力支離不敢造屏著夜來方丞父下訪繼而幕府諸丈亦來皆云尚書不以其不肖欲委以西方之事此固願驅馳以報知已況在屬郡守土之官亦復何辭退而自顧識見淺短既非其才老病衰頹又無其力既不足以勝其任幕府英俊如林又皆久於其職自足以笑談折衝乃使遠外衰病之人當此重寄徒取訕笑徒取忌嫉竟亦何益尚書委任

下吏雖欲使之任責亦思所以保全其身此非所以保全之也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則異日成敗皆決擇者之任今則不然泗上之役王穎叔嘗與謀矣王穎叔之意猶言燕可伐也所以伐之者尚書與幕府之責也今不幸而敗一則曰此王遂也二則曰此王遂也如此則誰復為我謀哉維揚之行出於朝廷之意尚書奉行之餘來自遠外特因訪問之間而微

贊其決耳紛紛之命未行也則曰必召禍幸而無事且歸也則又曰徒虛費怫然不平以為異已較之潁叔差輕耳是尚可預幕府之末議而當一面之重寄哉今以西方之事責之一列郡之守尚書曰可幕府亦曰可幸而敵不深入則將曰敵自不來耳不幸而徼有衝突則吹毛而索其疵則曰榦之罪也榦又何苦試身於不測之禍哉此榦之所以雖感尚書知己之厚顧竭愚忠而有所不敢也今日之事可謂至危敵人能以弱而為強

吾國反以強而為弱此士大夫之罪也敵兵既退竊意制府之下惕厲悔前之失思今之得若不可以一朝居者今則不然尚書則曰吾有二萬武定不足畏也幕府則曰比柴守所申敵騎將至皆虛申也古之用師至六十萬八十萬而不以為多今以二三萬人而足恃古之用師常懷勿恃其不來之戒今則曰敵決不來此何言耶古之所謂足以喪邦者是也至於至小之事亦復如此且如武定人無罷甲此特一事耳然行道之人皆言

其然也尚書曰吾已與之矣幕府亦曰吾已與之矣又以為吾有八百人工匠日夜製造何以謂之無罷甲哉吾所謂無非全無也制府之所謂與亦誠與之矣特恐與其一而遺其二耳不然何以行道之人皆曰無罷甲耶以制府之森嚴言之得以自達者百不一二也幸而有聞亦當考核其故曰武定之額若干人吾之所給罷甲者若干副人人與之矣猶恐出戰之際箭鏃已發者不可復收罷械已鈍獘者無力以修整也況又未必有

耶古之用人皆當有以知其勞苦知其困乏使吾恩意浹洽乎其心然後有以得其死力今則不然吾但欲得汝以為吾用吾可以免其責汝之勞苦困乏吾不知也汝異日之受禍吾不恤也近有金陵士子以書見投有及丘宣撫之事者云丘一日欲招勇敢之士幕府請問事例丘判云錢一百貫銀六兩幕府以為太多丘判一死字其意以為欲其致死豈不直錢一百貫銀六兩耶只此一字誰不願為之死耶至今聞之亦使人感泣也

今制府用人能若是耶使幹而任西方之寄則上下皆曰吾有人以任其責矣有請則不報有求則不獲亦何以異於言武定之無罷甲者耶夫不能用人則欲得其力此乃今日之大病而又不能聽人之言而用其長嘗觀近日出而圖惟國事其能自有所為者莫若辛幼安不能自為而資人以有為者莫若吳德夫辛幼安之才世不常有如吳德夫者常人可學而能也吳之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内則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者

不絶於賔謁每旦出見客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以歸吴公輒以夸於人曰今日復得一牛腿矣言所得之多也即送之書院書院之士友叅考之幕府之議論士友亦得與聞飯後凡遇晩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上下其議論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間舉酒一二觴夜坐漏下數刻而後退吴公又數以言語慰藉之察其有無而賙恤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今尚書接人則既踈矣聞人之言未嘗商確必行也幕府辰入酉

出其與接尤少則亦何以周知天下之利害云今莫若先出文牓具言敵人侵擾甸淮引咎歸己卑辭下意以求裨益委文官忠厚禮下者一人置司於轅門之外應有投獻者不拘早晚悉令接見受納文字問其居止然後委幕府詮其言之有益者遣人請之相見而慰藉之反覆而究問之其無可采者亦第其高下饋其薄禮則天下之利害莫不周知矣尚書亦以為然至今未有所聞想亦以為敵人已退不欲自暴其失不欲謂己不能

而求於人也夫自謂已能而不資諸人雖堯舜孔孟不敢如此既不能自有所為又不資人以有為則終於無所為而已以無所為為心亦無怪其以武定二萬人為足恃以柴守所申為妄以武定無甲為非也縱使武定真可使敵人真不來兩淮真已寧静亦且可以偷安於旦暮今棗陽被圍百日城之不陷者如髮棗陽陷則長驅而來破應山掃黄陂蘄黄兩城不攻而下則兩淮豈得為寧静耶兩淮荆襄之勢如人一身關節相通一處

被害則百節皆痛非若六國之勢韓之禍不及乎魏趙之害不與乎燕也然六國尚且合從以禦秦況襄陽尚被兵而可謂兩淮已寧靜耶此榦之所以日夜憂慮如坐針氊之上而不敢寧也尚書曷亦思之乎人事久乖天變屢見宗社之危甚於累卵又豈得上下安坐欲以一方之事付之老繆之人而遂以為無慮耶如前所陳言語雖繁其大要有三思慮淺則不能周知利害而動失事機接物簡則下情不通而聞見少與人寡合則人

心睽而無以得其死力尚書誠以是三者反覆思之知宗社之為重而不知吾身之為貴知智謀之可取而不知一巳之有所長則庶乎其得矣榦老矣不知外物之可慕兩作邑而為倅兩貳郡而為守又兩試郡矣狠愎自用僅足以充筦庫之任天下公議未嘗以為能也素行之不孚自應至是尚書辟以為元僚朝廷且使之任郡事則不可以復在左右矣今又言語狂悖不知深淺如此非尚書亮之而誰耶今欲使之任西方之事豈不

爲馮婦所笑耶

別副

竊謂兩淮之事亦不難處欲乞尚書急呼安豐軍路分韓全正陽水軍統制王文中武定將官徐抃李明及安豐寄居吴主簿名時升安豐直學張籌命州郡津遣速來與之商議𢾾與數人者皆有舊且相信必能得淮西所以守禦之實如六安洪縣尉者檄之以來亦可與商量山中義甲正不待𢾾之親行也陳桐城一出已半月

想更四五日即回縣併檄之使來禀議仍以淮西之事委之可也適有來相訪者因問以浮光之事其人云安豐至浮光各有人守把敵人若來亦可一戰以決勝負惟浮光之西如中渡最緊要皆棄之不顧王馬二將但閉城自守耳沿淮守把固未必濟事然折柳樊圃亦足以使狂夫之驚顧今乃捐百里之地無一夫之守是開門而望其不來也此等事不因人之議論亦不及知乞以台意詰問光守使之措置為佳棗陽急危則黄州以

西不係六關亦合措置更合密行下黄州令其條具乃佳然此非重兵截其衝突不可也

勉齋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十二
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陸肇脩

勉齋集卷十二

宋 黄榦 撰

書

復吳勝之湖北運判柔勝

榦伏拜台翰之賜捧讀不勝感悚但因執事有間不敢數以吏牘干犯威嚴特於台候起處之詳及施行條教無非為國為民實政不勝敬嘆伏候台翰曹運幹所傳聞其事或亦誠有之但不專為使臺搁容舟而行是事

椎魯無能之人自其少年已絶科舉矢志學道僻識寡諧賦性狷狹與物多忤每竊自念樸拙周旋斯世動輒齟齬孰若窮耕田野與世相隔絶為樂乎偶得一官浮湛寸禄聊以自活兼得養老回顧初心終日凜然如負芒刺直以君相之恩不敢不為此來但俟半考即上祠禄之請此語自都運寺丞騰舟敘郡亦嘗及之矣至五月半即半考數日來逐委一二同官先期相逕新所用之金令項椿管置辦從物庶幾解印而去見管之錢皆

是實數耳此或者所以傳其有浩然之興也然幹也官先師之官學先師之學先師平日去就之義皦然今衰老如此而不知退是受其官而忘其教也於我安乎此浩然之意亦誠非妄傳亦非全爲攔米而然也攔米一事使臺施行委欠商量特不欲有請耳米舟不之鄂渚而之漢陽漢陽小郡下情易通客旅之詞訴易達官吏有所抑勒牙儈有所邀阻可以徑達於太守之庭鄂州太府則反是治其源流斯知矣今散遣官吏勒客舟之

米不得之漢陽而之鄂州如此則漢陽之百姓不隸於湖北而為化外之民矣在鄂州行之則可在使臺行之恐非公視一路之意在他人行之則可在都運寺丞行之則恐未免或者之議假令漢陽郡之官吏於金口攔鄂州米可乎況名為攔米而實為攔税本為鄂州而託之使臺情狀曉然前所云翁大人不疑人欺我耳今台翰以為未必然天下事不知當論理耶當論例耶朝旨嘗有中流為界不得視為具文捨朝旨而用舊例非所以

示訓也鄂州之與漢陽無歲不爭似此施行鄂州爲直乎漢陽即非直乎監司平兩郡之直者也而又啟之可乎中流爲界久矣所不請者不必請也昔者夫子問禮老聃門下所向不合老聃氏退然與物無競夫子嘆云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竊嘗請事斯語及與物接察言觀色苟有不合則望鞭影而急去不敢競也州郡財賦粗足可矣政不必多求積貯漢陽軍置錢監常歲附鑄二萬緡以助軍用其先所謂一萬緡其後監官每

以此邀州郡之舉若不如其請則多方沮抑自榦到此覺其如此惟緘口不言附鑄漢陽軍無萬緡錢將不為漢陽子便通濟米舟悉為鄂州所據則漢陽軍亦不至於不為郡也況又既不為久留之計又不必爭可否實是衰瘁不惟無富貴之念實無功業之想無家可歸無田可耕判作餓死何向不可蓋此計已決不但為攔客舟而然也後月之望未免徧以公狀申諸臺乞為備申丐歸田里更望都運寺丞力賜扶持千萬幸甚曹簡夫

得書旦夕即到此豪傑之士紛然而起國勢益强外患自弭衰病無能之人得以止足山樊歌詠大德以終餘年莫大之幸也

築城一事戎司終不以為然幹之所以建此議者亦是戎司壕塞路柄者相與熟謀之初非出於己意今所差來人堅以為不可築則以今日之亢旱如此自非興工之日又米價頓長一倍則築城之人糧食之費皆倍於前日矣以此思之不若已之為愈曹幹亦深以為然翌

日具狀申兩司也

昨承不鄙訪以救荒之策榦於都運寺丞豈敢不用其情今早見制司行下一劄仍答使司所申者其說甚堅然在彼之責亦只得如此以榦觀之此事亦不甚難只覺幕府無人商議耳都運寺丞只得端居深念或更於一路之内檄一二有心力人相與商議事無不可為者不然則以彼淺近之智而經理天地之變未見其有濟也榦適與曹丈說制司便不放米出界吾豈得不差人

咨行收糴使司選委人物任以此事諸郡誰不聽命耶制司既所執如此之堅使司只得申朝廷乞於湖南江西豐熟州郡撥樁積米應副鄂州以時價給還之此無不可者以都運寺丞之事權而又為廟堂所倚重苟有所請當無不從也大抵此等事要處之有道有毫髮不到便能生弊官吏之不任責此大可慮者也曹運之所為本軍不當分彼此盖鄂州米價原不同於漢陽商旅皆有捨西而東之意苟不通融和糴竊恐漢陽之商旅

死於溝壑亦不少矣漢陽兩邑一郡共二十萬家凡大
郡者不得不為之深思遠慮今差官而擱米是棄溥之
也第恐米舟經稅之後則越踰他界如此只得多遣舟
船於漢口以上守等可也此皆鯀之區區拙謀未知於
事體有當否也王介甫云善謀家者資於國善謀國者
資之天下善謀天下者資之於百姓鯀思之莫若急遣
人於江西湖南收糴以待都運寺丞尚疑此郡有彼此
之分則乞令張道過此熟與之議必有至當之論做官

最是大官不可為既隔下情又不能不資於同官所謂同官者類皆不足與謀此事之所以難濟也台諭所謂米舟不至乃州縣迎合制司或因以為利此說恐未然蘇每謂使都運寺丞守徳安將禁米乎將不禁米乎禁米則違上司之命不禁米則害百姓二者孰緩孰急𣓙但聞徳安復州亦已狼狽饑民嗷嗷矣今乃專欲咎之恐未安也古人言遏糴之禁謂此凶而彼豐令數州俱為旱歉而可咎之乎況通融雖是美事然處之有道

可也古人告糴如晉告而秦輸乃官司散遣人糴可也官司自糴則所糴有限量又安所用而告焉今欲聽客旅之自販則所販有限量而又或適他郡或俟價高不惟為彼方之害而亦為吾郡之害也如雲夢孝感自有水路徑趨淮西不經漢陽官司莫之覺也李賈之提舉書云江東一路自問朝廷乞得米三十萬石又有常平米三十萬石又自糴得十萬石以一路而有七十萬石之米何饑歉之足憂今不廣圖之而日夜歸咎於凶荒

之數郡以吾為部使者而汲汲然為鄂州而治也郡米既不至而徒傷吾公平廣大之意豈亦未之思耶幹嘗謂為監司郡守與作縣不同作縣是親民最緊底處每事可以立見底緼郡守則已隔一重監司則又隔兩重監司郡守之於人戶詞訴但當只令索案或且令具因依申然後徐察其詞之是非而處之今若憑一紙狀詞便為施行鮮不十事而九失者不可不察也本軍糴米或加五六價錢低於市價亦誠有之而實有不說本軍市

并有三樣斛有文思院斛此官省斛也有黄池斛客人所常用也有打買斛軍學所置客旅交易必請此斛官收斛錢以養士也打買斛者兩斛三斗為一石五斗文思院斛公私交易皆通用者故人以為甚便也價錢反低於市價令以諸斛通論之客人糴米五碩五斗為正價若以價錢論之已糶七百八十會子矣豈得以其反低於市價而病之乎且市價起於何人不出於民不出於官而出於牟利之商賈今日一貫明日二貫又明日

三貫市之牙儈從而和之此細民所以受病也而可從之乎官司為之約度使商賈獲倍稱以上之息而不到於橫為無限之求官司依所糴之價而糴與百姓則商與民俱無害矣客人哽噎而不能言非畏官府也是亦自知其不可也若其冥頑嗜利幸災樂禍以負吾民者又何足多恤哉故曰小仁者大仁之賊也是豈不可察哉諸葛孔明之治國以大德不以小惠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正當如是也築城事只當如此知其事之

可為而不以告不忠也知其時之未可為而不以告者亦不忠也所謂恐或者得以議論此一句最關利害吾人處事但當自信不必隨人恐其議論而曲意以從之可乎其亦不敢說不為但說須是有錢有米耳況歛之去意已決不敢承當此事世事難言都運寺丞天下之所謂正人端士更幸日親天下之賢者以講明義理之正毋徒曰資質可恃事業可致以道理自居卒陷於功利而不自知也世間最緊要事甚不多為聖為賢為堯

舜為湯武為伊為周皆從此出若捨卻這些子緊要處
而論功業便教做出漢高祖唐太宗蕭曹房杜亦何足
道哉若於此曉解世間利祿真是糞壤世間事業真是
太空一點浮翳也何足把玩哉餘之所以急欲歸山者
老先生傳授一粒金丹亦欲歸去靜坐服食庶幾老死
可以見先師於地下而無愧也若浮湛世間為庸人所
軒輊以求區區之名利是猶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
非所願也承聞使節欲以熙船絕江儻得伏謁以承誨

論何幸如之以都運寺丞知遇之厚不自知其言之狂且僭也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榦辱朝廷之知遇恩寵至深至厚拔擢超躐皆出望外自知衰老甘自退藏豈期軫念下逮枯朽便當疾趨豈宜遜避竊念榦處世多艱氣血衰瘁自臨川得痰喘之疾今已十年矣忽於今夏五月之間結為痞塊卧則沈伏行則膨脝一日之中半在牀褥起居百無聊亦自

知此身旦暮不保已治丘壟誅茅其間方將移居以便
藏骨豈敢復有意於仕宦哉若勉强就道不過中途立
見蹐斃此決不可以不辭者近者習俗偷薄逐利忘義
祖先墳墓有累年不拜掃者家君察院草葬於水泉沙
礫之中家兄知縣之所藏亦為螻螘所食諸孫中無一
人自立者方日夜為之經營庶年歲間畢此二事今若
捨之而去則存之與歿抱恨無窮門戶單微始祖墳墓
亦為强宗所侵銜寃抱痛無路自訴若不為之經理則

數年之後不可復任矣此皆至痛至切而不容捨者家兄見存者年七十有五飢窮至骨向來從宦分俸以養今雖家居亦得察其有無共其乏困令挈之以行固不可舍之而別亦不安諸姪飢寒亦費區處此亦皆人道之所不容已者又有難以告人者幹年方及冠從遊於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而卵翼之者不啻已子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也以幹從學之久庶幾粗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之有志者相與訂正以垂之

將來庶不至微言之絶而大意之乖是則文公相與之大意如是耳幹又何足以辱其知遇之厚哉二十年來歷官為貧舊學日廢每一念之如負芒刺奉祠以來方得與朋友數人日夜討論漸成保社方深恨向者告歸之不早若復既歸而又出則安得面目復見文公於地下耶此則人心之事所至痛者而不敢以告人也幹家世雖貧素守詩禮自幹一從禄仕困於朱墨子姪輩氣習漸異前人非彼之不可教此既不暇教之而游玩紛

華之習反有以害之也兩年家居一守儒素方覺氣習
漸變今豈宜啟之以故態耶人之仰禄為子孫耳今既
壞其心志則雖多藏以遺之是適所以資其愚不肖也
此又憂深思遠之不容不然者閣下試以是數者而思
之則爾今日之或出或處斷可識矣仰恃閣下之眷憐
故敢布露心腹無非由中之言實無片辭矯飾非若世
俗之虛為禮辭者欲望鈞慈特賜寢免
爾憔悴無聊疾病轉劇前幅所陳無非實狀仰蒙某官

委曲誨諭進退出處之語無非至論可謂曲盡但翰今日之事非能仕不欲乃欲仕不能惟有哀鳴造化乞此一日之命正終丘園則千萬幸甚更望力賜重言於二府庶得微誠洞達早遂畀請若再得祠禄一任則兩年之中一室孥累俱獲溫飽他非所敢望也翰兩月無祠禄便覺丐貸費力望閣下早賜垂念給與祠請以救此涸轍之困幸甚別紙所示翰久留山間投閑養病遂用劉子實封遣人繳達之亦未得回報翰極為其所知然

自到任亦只得兩三次隨衆謁見以其情性有未易以常情測度者故亦不敢有言想閣下備知其詳若常常開諭以成其美亦鄉邦之幸也近蒙其以鄉中士友相問榦偶有一館客亦自知其賢遂枉騎訪之徑補以學職其人感之遂上諫書極言其失里人皆云自此漸覺和平彼自精明苟知其過亦不憚改也

榦伏自昨者敬伸不得已之禱朝夕凛凛以俟方命之誅公朝眷憐俯從畢欲既脫州麾之責以叨祠廪之優

於老且貧莫便於此且蒙鈞翰曲賜撫存化工生物之仁委曲懇到乃如此舉室感激未易名言惟是奇蹇之迹入春以來無日不病日夜思治尺牋以致二府之謝自念不敢以吏書為禮而氣疾所梗莫難於據案以是至今未能畢緘府吏踵門忽復叨眞翰之賜跪誦三復大非衰賤所宜蒙至於憂勤宗社之意出處去就之宜當功業之方興而動婆娑緑野之念屈公相之尊而下友於山林之棄人盛德謙光可為世法百拜十襲以為

子孫無窮之榮榦莫年多病百念灰冷儻得未就溝壑則溫尋故書以祈寡過向非朝廷大恩畀以祠廩則今已不免為溝中瘠矣然亦有未能不過慮者祠禄正以補田租之闕則可以卒歲而無飢入春已兩月種不入土並海之田鹹潮浸灌今雖得雨亦已無及近城之田皆不可耕山邑泉源霑足之田亦皆枯涸更旬月不雨則歲事已矣豈敢復望田租之入哉但聞旱勢頗廣則一家一身之利害不敢計也以公相燮調之力而以感

召和氣變災為祥者反覆手耳此特草野之過慮也或以一春無不雨之理然幹昨守漢陽郡自正月不雨以至九月飢民流離纍纍滿道傷亏之餘故誠不能不過慮耳幹老病日加終日塊坐舉動頗艱生平不避勞苦晚歲自應如此重蒙閣下軫念帷蓋之舊特有珍劑之賜雄附五十隻鍾乳十貼其品格氣味皆非人間所常有者寳藏服食药活一旦之命無非大造更生之賜也專使之回輒扶病故布謝悃窮居不能端謹伏乞鈞亮

辭再知安慶府在知潮州前

軾一介庸賤無足比數蒙足下之顧遇拔擢超躐家故窮空孥累猥衆筮仕十有五年皆得食租衣稅不至流離餓殍毫髮皆閣下之恩也雖身膏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於復其舊職乃有辭而不就者畏清議避機穽也畀以列郡而不受予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譏議況其所至動與物忤非閣下之芘護已不復有今日矣況敢自蹈於不知廉恥之地哉築城所以保民

也建議之初已譁然而見攻矣及其速成則曰是必勞民也及其費省則曰是必擾民也元僚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關之守禦浮光之督戰制府之命也未及行而嫉之者至矣耶然庸儒何足以知天下之大計乃創為之說曰是道學之徒喜言大義談恢復者也守土之臣去制府五六百里邊鄙之事未嘗與聞一或失宜則曰是嘗與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命少陳利害則曰是素喜爭也東羅西網一舉足且蹈其中憂畏憤懣

殆無容身之所正使無歷陽之除亦當良鳴造化以求避況今嫌隙已開豈敢冒犯清議試身於不測之禍哉倅安豐則得罪於太守守漢陽則得罪於監司今怨咎滋起復有其兆矣是皆禀資狷狹賦分奇窮有以取之也犄開禧年中從事荆南幕府往來入關備歷險阻因得嘔血之疾目今痼疾復發加以痰喘不可支吾儻蒙鈞慈特賜憐憫投畀山林自同麋鹿之遊以涵泳聖化於寂寞之濱生死肉骨之恩没齒不敢忘也不然政恐

異日議論横生雖閤下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芘之也

復林正卿

竊觀所論作易大旨本於陰陽錯綜而成者大意甚善其所與本義之旨不同而先生以為不信其大者亦不過兩端而已先生則以易之作本為卜筮而夫子釋之以垂教老兄則以易之作本為垂教而伏羲文王借之以卜筮此其旨若非有大異者然如老兄之說則恐於作易本意及易書本文皆不能無失亦不得為小誤也

竊嘗思老兄之意盖以天地露許多機緘做出一箇圖書聖人用許多工夫看得一箇義理令卻别無用處只將來作卜筮用了故必欲將作垂教之書而卜筮特其一事卻不知聖人於圖書之妙義理之原心通默識則凡其見於日用之間施設之際固無適而非是理之歸亦曷嘗棄之以為他皆無用而專以卜筮耶至於一部易書則原其本意卻只為教卜筮而作耳盖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盖出於此况上古之世民淳俗質

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於卜筮
則事弗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
則卜筮亦豈小事也哉今必以為教人之書則非為卜
筮也亦甚矣況易書之文所謂利所謂勿用所謂吉凶
所謂悔吝者其文皆主於卜筮而發所謂畜牝牛田獲
三品之類又於設教之意亦且迂遠而難明聖人著書
垂教本以開示後世使人易曉又何苦為是艱深難測
之辭以眩人觀聽哉今乃捨是不言而專指師比最分

曉之卦以為設教之書則執一而不通矣若作卜筮看則所以如此則吉所以如此則凶者非義理之所寓而未嘗不可以為教必以為非為筮卜則於作易之肯易書之文皆有所不通幹之所謂亦非小誤者此也大抵吾友天資清勁讀書不能平心以觀故其失至於如此試更思之為佳鬼神之説大槩得之而更有未盡者偶收在家中遇於公行不及取以奉答悉俟令姪歸報去也有可垂教毋惜往復

今以文王周公之辭為卜筮分曉故又欲以伏羲之易不為卜筮及文王周公借是以為卜筮則亦自覺其說之不通矣自覺其不通而不肯捨遂欲將伏羲孔子作一樣說文王作一樣說孔子於文王周公卜筮之中闡而為垂教之義乃是有功於易文王周公乃於伏羲垂教之義抑而為卜筮之用則是得罪於伏羲大矣卜筮既為不切之具而文王周公乃用一生工夫壞卻伏羲一部義理是何不知不仁之甚耶如此則孔子便當削

文王周公之書而專使伏羲之意又乃祖文王周公之後為人注解不切之書何耶此其說不通之甚者也

與潘謙之

榦此間糧食雖已竭而治生粗有倫理朋友相聚人之多寡不必論但得臭味相似庶幾交相切磋以張吾道耳今所賃屋不知何地人少則東山桑溪小寺中亦可以為終歲之聚也若得多定庶歸來便得讀書為佳歲月易度若非閏月則春已莫矣契兄昆仲及成叔兄弟

能偕來否先生衰病氣滿筋攣然修書誨人之意未嘗
頃刻忘也吾輩可謂懶惰之甚者當相與努力以副其
所期也今歲之集更須倍加功以補此空閒之月乃佳
鄙意欲每日相聚共看經史文集不以長少各立程課
庶一日有一日之益不至虛辱朋友之意尊兄更為熟
思法度見教
榦十二日登舟十七日早已抵家朋友相候之久重以
為愧生平僻執誤事如此可以為戒也縣學極齊整又

日瞻先聖以為依歸莫大之幸不知尊友能一来相聚旬月否兩月得侍先生誨諭方悟向来學問差處尤欲與朋友共正之齊中規矩只得十分嚴整不然誤人子弟罪有所歸也廿一日入學廿二日便畧與諸友擬試候補試後諸友齊集鳩金買牲舍菜於先聖遂講光齋之禮初一日即立定規繩讀大畧如此恐吾兄欲知之也

尊兄久寓京城朋友相信向亦不妨講學又得賢主人

亦無入而不自得也富貴說甚平正然卻不如書中所說之痛快也蓋說中大抵是歸之於命其意以為可曉愚人然人心蠹壞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孟子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尚有餔啜之譏則其他可知義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不至拖泥帶水也此中絕難得朋友講學已約蔡伯靜數十朋友為季集一年亦得四次相見各述所見以相質正庶幾不至寂寥之甚但亦未有成說耳

翰近在甘泉因與林正卿講及一貫忠恕一章見其所說毫釐之差而於古人之意全不相似乃知吾人講學不可不與朋友共之以此欲與兄款聚之意甚切計八月間彼中諸事已畢千萬撥置為我一來但至此不能走見反欲坐致從者為愧已甚計兄亦必不我怪也

翰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

比年以来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底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已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為常以常為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留連眷戀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易與俗人言哉安得一見相與劇論哉

答潘謙之

幹碌碌遠宦無足言者極邊重地守貳之間意見不協朝廷寛恩姑令易地初亦欲秉此丐歸而臺論又為之辯白不欲激抗黽勉就職已於五月四日交賤事要之在已無以取信於世又不能阿邑求售賢者不度事勢力相推挽反以取當路者之賤薄朝夕念歸然一覺於義可以少留則又且浮湛為仰禄計耳行年六十有三矣每思師友之訓令人惕然以慙也尊兄今歲安寓或云留興化果否陳安溪已除六院能與之偕来亦佳此

閒相去不遠又可以相見也鄭子立相見否鄉閭朋友難得得其意向如此肯與吾人相親又才氣亦非常流吾人只得扶持之彼既多與世不合吾人又疎遠之恐非所宜也

蜍蹤跡想不知其詳此間初自不合来以朝廷拔擢不敢辭到此百怪皆有真不成世界以虎狼之暴盜賊之狡而當方面之寄視百姓如草菅視僚屬如奴隸此豈可入其境哉初亦自理郡事不復相關適以大旱渠自

與吳漕為敵始則相抗而遣卒數十人入本軍之境攔截米船不得過武昌既而吳聞之朝廷又欲奪本軍之米以媚武昌其行遣之間可怪可笑初亦以吳為賢且得相依吳又不曉事使客氣漸以相及只得引疾丐祠以歸數郡大旱監司無一人問及餓死不可勝數更不堪者眼數百人為羣上人家丐米丐者奪之異名也又只得捕而戮之是何世界如此躲幸而力抗兩司糴得米四五萬石以賑糶所活者萬家他皆不暇恤也自此

且得歸家讀書教子不能在世間與此等異彙為伍也有傳師復監簿論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嘆使臣子之鯁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為致意甚恨相見之晚也適方得孫行之書感感此間只俟省劄下或代者至皆可便行要不出此月也相識皆煩致意既為閒人亦不敢作朝士書也到家亦便欲歸福州省墳墓親戚家兄年老多病諸姪貧困流落皆急欲一相見也

勉齋集卷十二